



## 国防纪事

辽宁省军区沈阳第9离职干部休养所96岁的老兵宋英,经常对干部战士讲,当兵就要学英雄,扛枪就要扛责任,部队要充满英雄气。官兵对他说:“您参加了抗日战争,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,立过大功,您就是英雄!”宋英动情地说:“我只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一个普通老兵。真正的英雄,是那些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。我一直在心中怀念他们,向他们学习。我老了,但心不老……”

## —

1945年2月,17岁的宋英和村里父老乡亲们一起修筑“村村通”抗日交通壕。一天傍晚,夕阳把大地染红一片,3名八路军干部从工地走过,迈着坚毅的步伐,背着枪,十分英武。宋英的内心掀起波澜。

日寇侵占家乡这片土地后,到处烧杀抢掠。一次日伪军下乡“清剿”,在周围的庄子里杀死村民80多人……后来,村里来了八路军,他们白天给老百姓挑水、扫院子,帮助干农活,夜晚袭击敌人炮楼、镇压汉奸,还发动群众挖地道、修交通壕,开展游击战,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。村民们说:“八路军真英雄,打得鬼子像狗熊!”

当天修筑任务结束后,宋英找同村的青年小黑子和小福子商量:“我们去当八路军吧!”这句话说到了两个同伴的心坎儿上。于是,3个青年立刻收拾工具托人捎回家,一齐去找八路军队伍。

宋英成了冀东军区14分区三(河)通(州)香(河)支队一名八路军战士。批准入伍的一位首长和蔼地说:“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,打鬼子,求解放。宋英这个名字好啊,为了人民当英雄。要当英雄,就要有一颗不平凡的心,打仗勇敢不怕死,打枪有准儿本领强。”宋英牢记首长的话,背着4枚手榴弹走上抗日战场。在战斗中他英勇顽强,很快入了党、当了班长。

1948年9月,宋英随部队历经挺进东北一系列艰苦战斗之后,精神抖擞地踏上辽沈战役的战场。这时,他在东北野战军9纵26师76团机炮连重机枪排任副排长。

锦州东北部有一座山叫帽儿山,地形险要,是拱卫锦州的屏障。我军在清扫锦州外围之敌中,一举夺取帽儿山。作为攻击城外另一个目标的预备队,宋英带重机枪排进入帽儿山以东的待机地域。这天上午10点多,宋英突然发现,

从帽儿山南侧山下冒出一股敌人,而且越聚越多,估摸有300多人,“不好,敌人想夺回帽儿山!”配备精良武器的敌军分成两个梯队,开始向山上反扑,火力非常凶猛。这时我军守卫帽儿山的部队有100多人,只有步枪、手榴弹等轻武器,在兵力和武器上明显处于劣势,情况十分危急。

怎么办?帽儿山这处重要阵地出现的这一突发情况,不在宋英他们排的作战计划和战斗任务之内。此时连以上首长在另一个阵地,待通信员请示回来必定错过战机。打还是不打?宋英成了下决心的最高指挥员。

敌人已冲到半山腰,宋英的火气从心底涌上来,果断命令:“把两挺重机枪冲帽儿山架好,准备战斗!”

一名班长提醒说:“副排长,我们要不要派人向上级请示?”

宋英把手一挥:“敌人正在我们有效射程之内,请示已经来不及了。有责任我担着,干!”说着,他扑向一挺重机枪,准备当射手,并对一班长喊道:“我打敌人前一梯队,你杀后一梯队,连发,打!”顿时,两挺重机枪向帽儿山山坡上的敌群怒吼起来,坚守在山头的我军指战员也勇猛阻击,两侧火力形成对敌夹击之势。经过20多分钟激战,敌人伤亡过半,狼狈溃退。

这场战斗胜利结束后,重机枪排受到上级表扬。有的战士说:“副排长有担当,关键时刻敢下决心!”

宋英说:“战场上的敌情瞬息万变,我们要把责任装满‘弹夹’,脑子不断变换‘标尺’。军人就要敢担当。”

## 二

勇于担当的军人挑重担。在向锦州城内发起总攻的战斗中,宋英带领重机枪排配属一个“尖刀连”行动,任务是直插城内敌军指挥机关,为后续部队打开前进通道。

拂晓,重机枪排随“尖刀连”在锦州城南进入攻击位置。在我军炮群轰塌城墙之后,“尖刀连”加重机枪排穿越交通壕,跨过护城河,楔入城内。当他们进入一条10多米宽的街道时,进攻受阻:敌一辆装甲车带两个连的兵力向他们扑来,装甲车上的机枪疯狂扫射,密集火力把“尖刀连”和重机枪排官兵压制在街道两侧。

宋英心急如焚:“如果这样僵持下去,我们这把‘尖刀’就要卷刃,不但完不成任务,后续部队也无法跟进。”他迅即开动脑筋:必须先灭掉装甲车的威风,打乱敌人装步协同;要打装甲车,必须靠重机枪。

宋英愤懑地抬头观测,心中顿时闪过一道强光。他一跃而起,大声喊道:“重机枪排,跟我来!”宋英带头冲进街道侧面的一户院门,全排战士扛着枪身、枪架、子弹箱紧随其后。他边走边下命令:“上房顶,架机枪。装甲车正面钢板厚,侧面钢板薄,我们要捅其软肋!”

战士们搬来梯子,把武器和弹药快速运上房顶,在房檐边架好两挺重机枪,这样居高临下,把敌装甲车和其后的步兵目标尽收眼底。宋英迅即对一班长布置:“你负责打装甲车,用穿甲弹打侧面;我来收拾后面的敌人。”

待敌群离他们约20米远时,两挺重机枪同时开火。敌装甲车侧面的钢板被打出大窟窿,车上的机枪立刻哑了火,后面的敌军四散溃逃。“尖刀连”连长兴奋地从尘土中爬起,带领官兵如狂风般向敌人卷去。后续部队奋勇而上,冲锋号响彻长空……

在辽沈战役中勇猛顽强、敢打敢拼,宋英荣立一次大功。

## 三

军功章是军人鲜血与汗水的结晶。宋英常对战士们说:“当兵要用心打仗。若想战场上有绝招,平时就要练绝活。”战斗间隙,宋英刻苦钻研军事技术,熟练掌握武器性能。他的挎包里随身带着两样东西——擦枪用的油壶和擦枪布,定期对武器进行擦拭保养。他说,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护武器。

宋英对重机枪的构造和性能烂熟于心。他能蒙着眼睛拆解重机枪,也能蒙着眼睛快速准确地将其组装。那时,重机枪的射击测距基本是靠目测——跳眼法,他在各种气象条件下练习测距瞄准,打造战场“火眼金睛”。

一个重机枪班,有射手、装填手、运弹手,还有牵马驮武器弹药的驭手,共12个人。宋英说:“不管你是什么‘手’,打好配合才是把好手。战场上随时有牺牲,一个战士倒下去,另一个战士要冲上来。”在部队战后休息时间,他狠抓全排协同训练,使大家成为精通武器的多面手。

1948年11月,宋英带领重机枪排参加了平津战役。天津解放后,他随部队急行军奔向塘沽。

塘沽地处渤海湾,是扼守海上通道的战略要地。上级交给宋英一项艰巨任务:重机枪排配属一个连队,打掉海岸大堤上的碉堡,切断敌人海上逃跑退路。

领受任务后,宋英到前沿侦察。挨着海岸大堤的,是一片晒盐的池田。坝中央排列着3座圆形碉堡,每座碉堡高2米、横面直径约2米。堡体有枪眼,内有

重武器。

宋英在隐蔽处仔细观察,几个小时过去,仍趴着不动。他身后的一名战士悄声提醒:“副排长,咱都侦察清楚了,该撤了吧。”宋英说:“再待会儿,我看看海。”“看海?”战士不解。宋英说:“这海有奥妙……”

连长找宋英研究攻打方案,焦急地说:“这几个‘乌龟壳’挺硬!”

宋英说:“是啊。我仔细侦察过了,这些碉堡用钢筋水泥浇筑,非常坚固。如果重机枪远程射击,因弹道有曲线,很难直接打掉它。我们必须使狠招、用绝招,近距离直射,抠碉堡的枪眼。”

连长皱着眉头说:“我也这么想过,可我们无法靠近碉堡呀。一边是大海,一边是盐池子,坝上又有火力封锁。”

宋英说:“连长,我想出了办法。”接着,他汇报了具体作战计划。

连长听完高兴地说:“太好了,我们这是借助大海的力量与敌人斗智斗勇!”

敌人原以为凭借特殊的有利地形,在坚固工事里用精良武器守住大坝两侧就万事大吉。没承想,解放军已近距离接敌,重机枪瞄准了碉堡的“眼睛”。

大海汹涌,潮起潮落。涨潮时,海平面与大坝几乎平齐;落潮时,海平面距大坝坝顶约2米。因大坝是斜坡,宋英由此找到特殊时间的特殊通道。这天下午,趁大海落潮时,宋英带两个重机枪班沿着坝的斜坡潜了过去,在离碉堡约300米处架好重机枪。按这个距离打,弹丸出膛后,弹道近乎直线,可以用枪口瞄准碉堡的枪眼直射。一切就绪,宋英喊道:“点射,打!”

两挺重机枪有节奏地鸣响起来,枪弹“嗖、嗖、嗖”地向碉堡的枪眼飞去。重机枪火力的精确打击,使碉堡内喷着火枪的重武器全都灭了火。连长带领干部战士在坝上发起冲锋,最后把3座碉堡内的敌人全部消灭,打了一场漂亮仗。

进行战斗总结时,连长激动地说:“我们要向宋英同志学习。打胜仗是军人的本分,要求我们必须有智慧、有本事!”

平津战役后,宋英由副排长晋升为排长。重机枪排的战士颇感自豪和骄傲,对其他单位的战友说:“我们排长宋英可了不起,打仗有勇有谋,是大英雄!”为此,宋英在开会时对全排战士说:“我们打了胜仗扬眉吐气,但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。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大英雄!请大家记住:枪,平时是昂着头不说话的。”

宋英带领重机枪排,跟随南下的队伍又出发了。他高高的身影,消失在如墨的夜色中,奔向远方的黎明……

## 一瓣心香

红其拉甫,塔吉克语意为“血染的通道”,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口岸。这里风景壮丽,但环境恶劣。红其拉甫边防连驻扎于此,守卫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。红其拉甫,是父亲奋斗多年的地方,是他和我的第二故乡,是我们梦想的起点。

儿时,我常在寒暑假上高原陪父亲。他利用这短暂的时间,教我煮“豆腐块”,站军姿。小小的我,喜欢在家属院门口等他下班,喊着口令向他敬礼,然后冲向他的怀抱。父亲边喊着“慢点、别跑”,边张开双臂稳稳地接住我。父亲喜欢拉着我的手比大小,感叹我在不知不觉中又长大了。我喜欢比较颜色——父亲的掌心红彤彤的,我的小手放上去更显白皙,这时我会忍不住在父亲面前得意洋洋。父亲宠溺地拉住我,不让我看他的掌心,还说:“高原嘛,手都会一面被晒黑,一面因为高反而发红。”我不懂,又用手指在他的指甲上爬“楼梯”,因为上面有很多凹陷处,足以让我玩得亦乐乎。那时,父亲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十分新奇。

一次外出路上,父亲突然摆手示意停车。短暂的喘息后,他从前方的收纳箱掏出高原药品。驾驶员第一时间靠边停稳车辆,跑到后备厢拉氧气管。他们配合默契,动作迅速,我在车厢后排怔怔地看傻了眼。那时我才知道,多年的高原生活让父亲时常心痛难忍,呼吸不畅,甚至在一次集合时休克而被送入抢救室。看着父亲大口吸氧的样子,我的心仿佛被高原无形的大手拧得生疼。在此之前,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痛苦的父亲。而这样的情形,不知道在他的高原生活中发生过多少次。

知道高原的“无情”后,我渐渐读懂了父亲。2001年,父亲时任红其拉甫边防连连长,带队赴边境执行任务。帕米尔高原白雪皑皑,夜晚温度降至零下40摄氏度。他们在风雪里守护着国门,忘却了时间的流逝。直到军医冲上来,将父亲拉回帐篷,父亲才发觉自己的右耳肿得厉害。用针管一次次为父亲抽脓血时,军医忍不住落了泪。任务当前,父亲不肯离开岗位。待任务结束再去医治,他被确诊右耳耳聋。

即将步入军校的我,临行前忍不住轻抚父亲的耳朵,问他:“当时疼吗?”父亲正色道:“你也将成为一名军人,必须记住: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怕苦怕累、怕疼怕死这几个字,国家主权、人民利益永远高于一切。”

父亲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红其拉甫边防连的巡逻路,有一个令人畏惧的地方——吾甫浪沟,塔吉克语意为“死亡之谷”。踏上这条巡逻路的官兵,途中要蹚30多次冰河、翻越8座5000米以上的冰山达坂,也会遭遇极端天气和悄然出没的野生动物。一队人靠信念支撑疲惫的身体,

## 情注红其拉甫

■丁潇潇

最终抵达目的地。这条巡逻路,父亲带队走过4次。我想起小时候缠着他给我讲的睡前故事:巡逻队伍行进在悬崖峭壁间,一名年轻的战士拉着牦牛,走在父亲前面。几块石头滚落下来,牦牛受惊,后蹄滑下悬崖,拖着那名战士一起往下掉。大家瞬间冲了上来,拼命拉住了战士,牦牛却跌落三四百米深的悬崖。失去了“无言战友”,战士痛哭不止……

父亲资助了两个与我一般大的塔吉克族孩子。那年,父亲邀请他们一家来部队过年,大家欢聚一堂,其乐融融。不知谁放起了音乐《恰甫苏孜》,塔吉克族男孩拉着父亲走到一旁,跳起舞来。在音乐的伴奏下,父亲时而轻舞双臂,移步回首,时而踏步后转,酷似机警的山鹰遨游在雪山之间。越来越多的战士加入跳舞的行列,我看到他们眼中闪烁着无悔的光芒。

父亲的微信名是“高原红柳”。这种在高原普通而常见的植物,深藏父亲坚守在这里的初心。红柳生命力顽强,深深地扎根在边防线上,犹如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。

时光荏苒,几年的军旅生活让我明白父亲坚守的意义。如今,我再次踏上高原,站在他守护30多年的边防线上,续写他的忠诚与无悔。父亲的话犹在耳畔,激励着我在面对困苦时永不退缩,让我时刻牢记作为一名军人的职责与使命。

## 短笛新韵

## 边关秋风

■郝东红

从丰收的田野吹过  
从姑娘的发梢拂过  
搅动枯草婆娑  
把一树金黄吹落  
你以刻刀的细腻  
在年轻的脸上着墨  
古铜色的面庞

满是沧桑与坚毅

你曾拂过  
呼啸的箭羽  
也曾传递  
战马的嘶鸣  
铁血忠诚  
在时空中交错  
也在你的心头  
无数次激荡回响

你载不动田野的欢歌  
也带不来姑娘的情话  
只能在战车呼啸的每刻  
用温柔或道劲的双手  
在士兵的脸上摩挲  
用观望与默契

读懂士兵  
坚守的意义

## 我想重新遇见你

■郭胜溶

在记忆的洪流里  
我遇见过你  
在金戈铁马的城墙下  
在波澜不惊的西湖边  
在残阳如血的山峰顶

而今,我想重新遇见你  
在那挥汗如雨的训练场  
呐喊与激情填充了空白

青春与奋进编织成足迹

我想重新遇见你  
在那枫叶飘零的日子里  
歌声与欢笑凝聚成梦想  
追逐与渴望磨砺着勇气

我想重新遇见你  
在那橙色闪耀的光芒中  
血与火锻造出钢躯  
生与死诉说着使命

我想重新遇见你  
遇见最可爱的你,遇见最无畏的你  
遇见一往无前的你  
遇见烈火中  
最美的你

## 重回老连队

■马金华

## 军旅点滴

退休后,我决定再回大草原,去看看我曾经担任连长的边防老连队。蓝天白云一路相伴,我驾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柏油路上,心中对老连队的无限向往汇成口中一曲曲欢快的军歌。

抵达营区,一座崭新的迷彩小楼呈现在我的眼前。见到年轻的连长,我指着连史上历任主管的名单自报家门。战友们对我很热情,一边带我参观营区,一边介绍连队情况。目睹营区的新变化新发展,我感慨万千。

1982年,我入伍来到原空军雷达区新兵某部。1990年初,在团机关任参谋的我,被任命为边防七连连长。连队驻扎在一座海拔近千米的秃山上,昼夜担负战备值班任务,生活环境极为艰苦。白毛风往往从秋刮到春,冬天气温低至零下二三十摄氏度,四面透风的平房内,有半年时间需要烧土煤炉取暖;每年10月,我们要到500多公里外的集市采购土豆、萝卜、大白菜,将其储存在营区的小菜窖内,够吃半年;平时用水需从10多公里外运回,洗脸水过滤后再用于洗脚,一年难得洗上几次澡;遇到大雪封山或者车辆故障,只能把冰雪化成水后食用,蒸出的米饭馒头又黑又硬;报纸信件有时一个多月才能收到一次,业余生活基本是白天看兵书,晚上看星星。

就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中,战士们遵规守纪、斗志昂扬。1992年春节过后,战士们探家陆续归队。其中一名战士错过了每周只有两趟到连

队附近的班车,为了按时归队,匆忙换乘了当天早上的公共汽车。该车每天只有一趟,下车点距连队约20公里。下车后,他背着行李,踩着积雪,顺着路上的电线杆步行赶往连队。走了3个多小时,他又累又饿,于是拿出花生就着雪,边走边吃。不久,他感到力不从心。他知道,在寒冷的雪地上长时间行走,一旦坐下休息,很容易被冻伤,甚至有生命危险。他扔掉了旅行包,轻装行进。又经过4个多小时的跋涉,他终于按时赶回连队,耳朵却被严重冻伤。

1993年春节后不久,大雪封山,车辆无法下山取水。水窖中储存的水用完后,我们只好融化储存的冰块食用,冰水用完了就食用雪水。无论冰水还是雪水,均含有大量杂质,食用后容易引起身体不适。同时,菜窖中储存的蔬菜已经吃完,我们只好吃入冬前腌制的酸白菜和海带。这些都吃光后,煮黄豆、炸黄豆开始天天登场,直吃得我们见了黄豆就想吐。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,我们一丝不苟地完成战备值班任务,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空中北大门……

如今,营区的宿舍宽敞明亮,有了俱乐部、图书室、储藏室、健身房、浴室,自来水、市电、供暖、网络设施配套齐全;200多平方米的地下保鲜菜窖,直接通到炊事间;夏天,院内自种的蔬菜,可自给自足。

自从1993年底被调整到新的工作岗位开始,我对老连队一直怀有深深的眷恋。这次重回老连队,看到营区的新貌和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庞,我想,有这样的“千里眼”守卫边防,祖国和人民尽可放心!



秋林飞瀑(中国画)

问  
田  
作